

民国书信版本

地猶天圓大敘辭懷
柳亞子先生題詩
胡志公藏獨章無恙玩

叔修好獲持

多幸到此予也



上海中央书店印行

丁巳夏
小楚吳
天鵝鳴

詩興的友誼(全二冊)

張澤賢

實價四角
號

海音書局發行

上海遠東出版社

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

民国书信版本
经眼录

张泽贤 著

上海遠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民国书信版本经眼录/张泽贤著. —上海：上海远东出版社, 2009

ISBN 978 - 7 - 80706 - 990 - 4

I. 民… II. 张… III. 书信集—版本—研究—中国—民国 IV. I207.65 G256.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04265 号

策 划：黄政一

责任编辑：黄政一

封面设计：李 廉

版式设计：李如琬

责任制作：李 吼

民国书信版本经眼录

著者：张泽贤

印刷：昆山亭林印刷有限公司

装订：昆山亭林印刷有限公司

出版：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远东出版社

版次：2009 年 8 月第 1 版

地址：中国上海市仙霞路 357 号

印次：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邮编：200336

开本：710 × 1000 1/16

网址：www.ydbook.com

字数：504 千字

发行：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上海远东出版社

印张：23 插页 5

制版：南京前锦排版服务有限公司

ISBN 978 - 7 - 80706 - 990 - 4/G · 26 定价：88.00 元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（举报电话：62347733）

如发生质量问题，读者可向工厂调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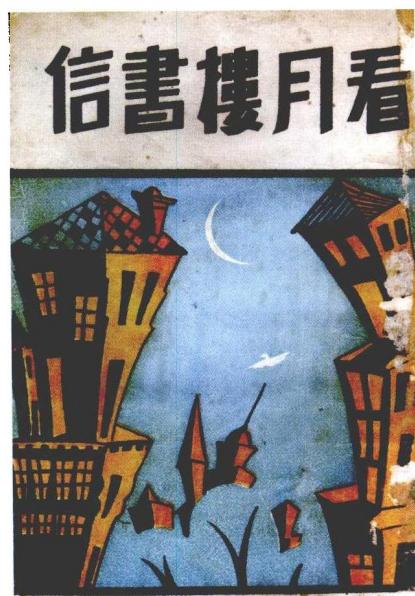
零售、邮购电话：021 - 62347733 - 8555



《三叶集》(田寿昌、宗白华、郭沫若著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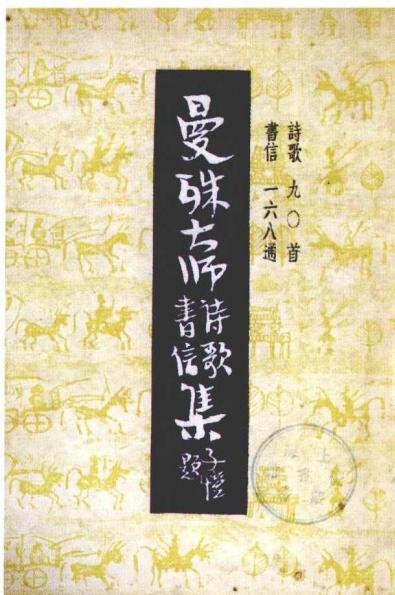
《语体书信文作法》(钱谦吾编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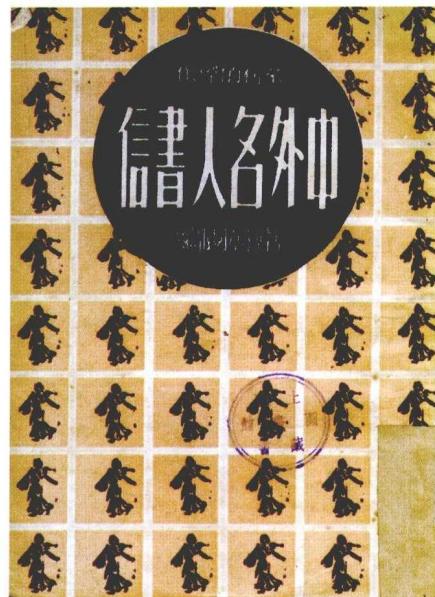
《看月楼书信》(吴曙天、章衣萍著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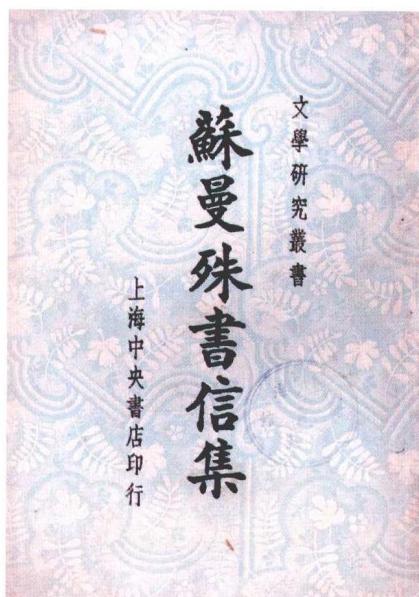
《蒋委员长手订革命书简》(蒋中正著)



《曼珠大师诗信集》(苏曼殊著)



《中外名人书信》(常蔚园编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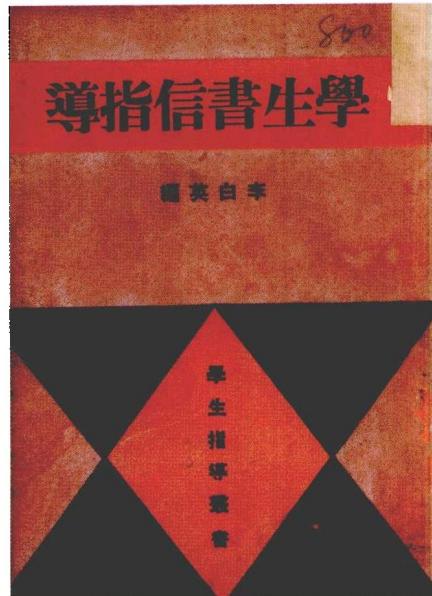
《苏曼殊书信集》(苏曼殊著)



《普通书信大观》(董坚志编著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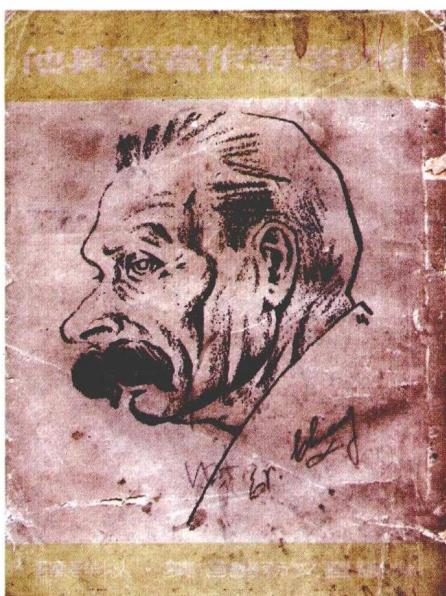
《少年书信》(周乐山编)



《学生书信指导》(李白英编)



《万事通》(曼丽书局编)



《给初学写作者及其他》(以群译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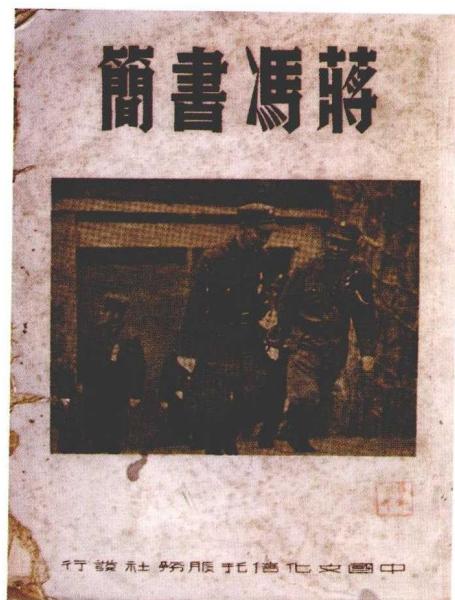
《恋人书简》(王风、罗洪著)



《谭嗣同书简》(欧阳予倩编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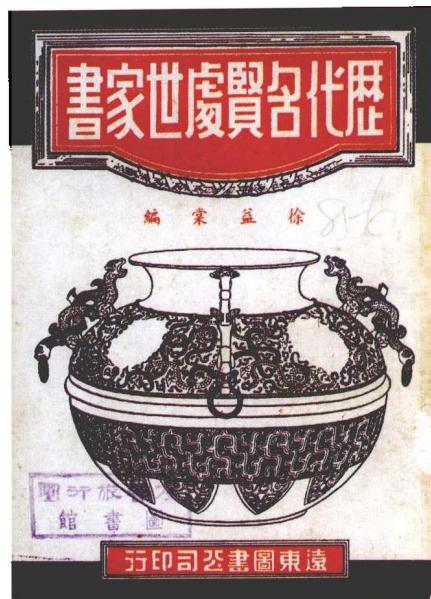
《绘画书简》(黄茅著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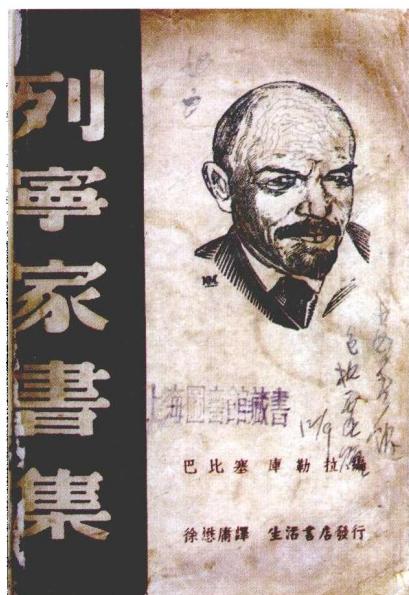
《蒋冯书简》(蒋介石、冯玉祥著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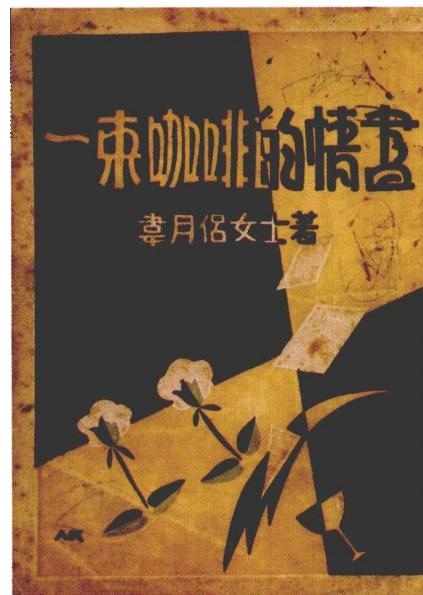
《名人家书新辑》(程余斋编选)



《历代名贤处世家书》(徐益棠编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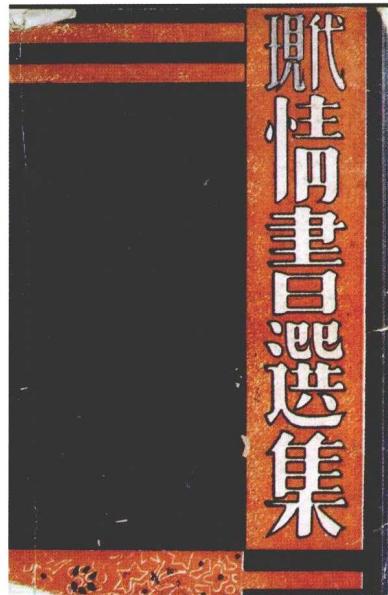
《列宁家书》(徐懋庸译)



《一束咖啡的情书》(韦月倍女士著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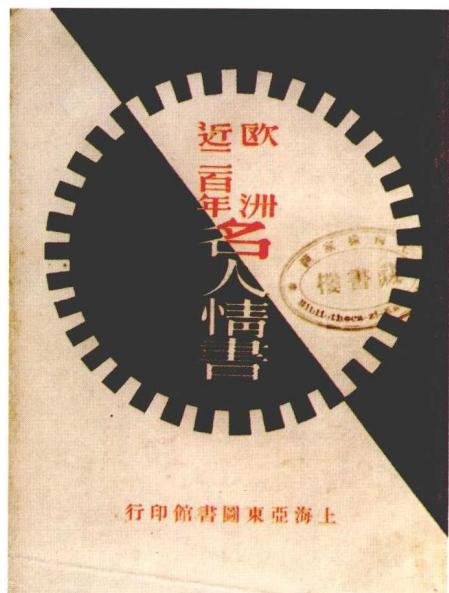
《现代名家情书选》(薛时进选注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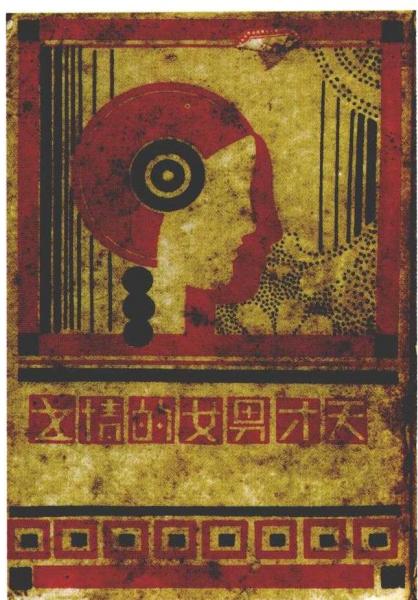
《现代情书选集》(冬筠女士编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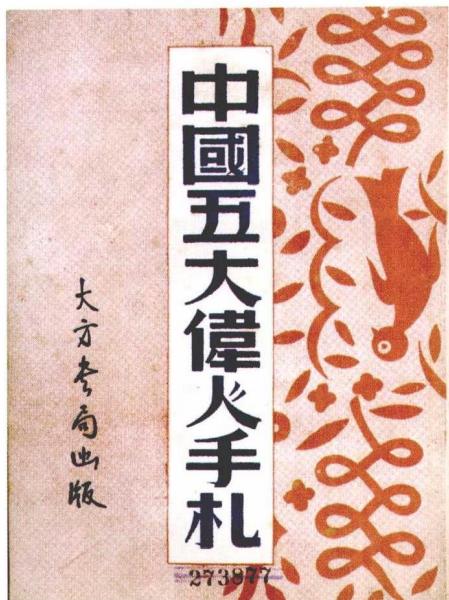
《初恋的情书》(王坟、罗洪著)



《欧洲近二百年名人情书》(魏兰女士译)



《天才男女的情书》(岳莲译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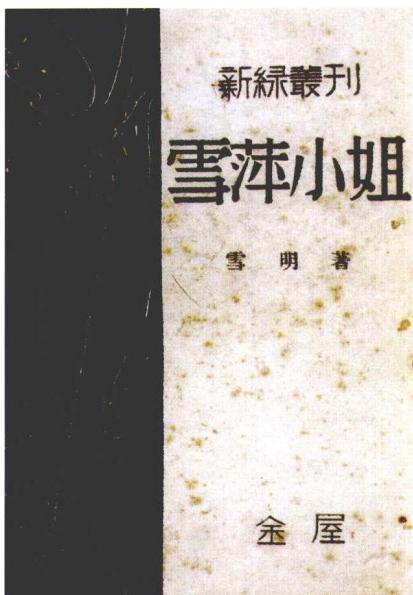
《中国五大伟人手札》(文化研究社编)



《新体尺牍》(金湛庐著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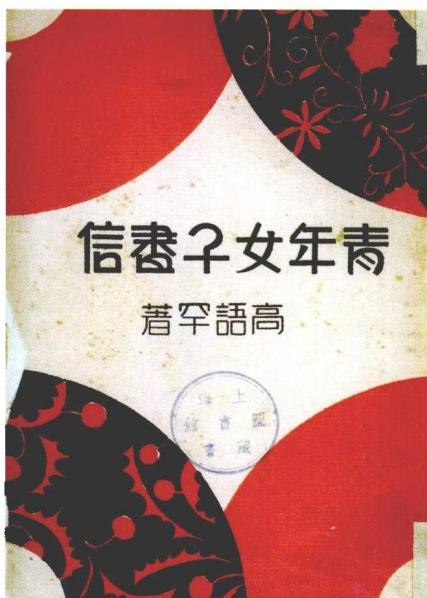
《现代处世尺牍》(谭正璧著)



《雪萍小姐》(雪明著)



《決絕之書》(曾今可著)



《青年女子书信》(高语罕著)



《情天惊鸿》(裴小楚著)

自序

在写这篇自序之前,让我们一起建立几个有关“信”的概念,因为对这些概念,已经相当生疏,或者说可能闻所未闻。这些常见的书信概念是:书、简、札、牍。

书,它的解释很多,但这里指的是“信函”,即“书信”。所谓“书信”,书即函札,信即信使。可以王粲的《古意》诗为证:“一行书信千行泪,寒到君边衣到无?”由“书”而延伸为“家书”、“情书”,都是“信”的别称。如杜甫《春望》中的名句:“烽火连三月,家书抵万金”。

简,是战国至魏晋时的书写材料,在削制成的狭长竹片或木片上书写。竹片称为简,木片称为札或牍,故也有简牍之称,虽叫法不一,然统称为简。由若干简编缀在一起,便成策(册),简上须用毛笔墨书。据考证,汉代简册的长度有区别,写诏书、律令的长3尺,约67.5厘米;抄写经书的长2.4尺,约56厘米;民间书信长1尺,约23厘米。简的称谓,还有书简、小简等等。

札,古时用于书写的小木片,是书信的一种称谓。如《古诗十九首》中所说的:“客从远方来,遗我一书札。”平时所见的称谓还有:书札、手札。另外还称“札(劄)子”,那是用于

发指示，或向皇帝、长官进言议事的。

牍，古时用于书写的小木片，一般常见的称谓是“文牍”（指公文），“尺牍”（指书札）。其他还有尺素、尺函、尺鲤、尺笺、尺翰、尺书等多种典雅的称谓，以尺牍之名用得最早最多，成了信件的代称。

初步了解上述这些概念后，就让我们再回来回顾一下书信传递的“历史”。

无论书信的称谓有多少，也不过是“书简札牍”的派生与相延，由此而形成各种不同的称谓，但其内涵，用现时最为简洁的话来说只有一个字：信。

不管信的称谓有多少，不管它是用什么材料制成，其最主要的功能只有一个：传递信息——由此地传至彼地，由此人传至彼人。然而，随着时代的发展与进步，传递信息的载体也随之发生渐进式的变化，从一开始的用竹片、木片制成的简或牍，到用帛与纸制成的书写材料，那是从沉重到轻便的过程。而传递信息的方式，主要依靠信使骑马传送，其速度要比人的步行传递快得多。然而，在特殊情况下，信息传递的速度也便成了成功与否的主要因素，如战时，就会设法依靠信鸽或烽火台等载体，在较短时间内，突破时空的某些制约，而完成信息的最终传递。随着邮政的诞生，书信主要是依靠邮局，把信装入信封贴上邮票投寄，邮局则依靠各种交通工具来完成传递过程，最终还将由邮递员送达受信人的手中。在时间上，少则二三天，多则六七天乃至半个月。可以说，传递的载体已经成了制约信息传递的主要因素。然而也不可否认，书信的材料也决定了传递的载体与方式。

电话的产生，使传递的方式发生了“异化”，把文字变成了声音。互联网与手机的诞生，更是传递信息的“革命性”突破，使之从“实体的信”，一下子过渡到了“虚拟的信”，其速度达到了无与伦比的超越，在瞬间只要用鼠标一点，用手指一按，就能把无论多少，无论长短的信息，传递到任何一个信息可达的角落。而可视电话则把声像融合了起来。可以毫不掩饰地说，虚拟已经彻底“颠覆”了实体。书信的存在，或者说用笔书写的信，大多已经成了一种“羞羞答答”，成了遮脸而过的“小媳妇”，而且是在“虚拟”的强大攻势下，在3G的吓人的吆喝声中，书信已经大有朝不保夕的命运之叹。

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想一想：由魏晋时代用竹片木片制成的简牍，到如

今的虚拟传递，这是何等的伟大！可以说，已经伟大到了能够改变人们所有的思维和行为。信的书写，似乎已经成了一种无奈的雅趣，成了一种故意给后人保留的“古董”——这已经成了任何人无法“颠覆”的现实——那就让它好好地存在下去，并有所发展——到最后，让人类把自己也完全“虚拟”掉：别怀疑，这一天总会来临！

看来，也不要太想得太可怕，在自己还未被“虚拟”之前，有足够时间过一把“实生活”。其实，最好的一种方式便是去书写“实体信”，因为必须看到这样一个事实：虚拟只是一种通俗趋众，它使所有的人都失去了个性，而欲求有个性者，就必须反其道而行之，如有雅趣的话，那就到文化用品商店去买一些精致的笺纸，用毛笔写信，写给亲属师友。这种做法，也许在“趋众”的现时更具“个性”，再说，即使自己是个平常人，写的东西微不足道，但它却在无意之中留给历史以时代史料，那是什么？那就是收藏珍品——如此有诱惑的事，为何不做呢？其实，即便是去点缀一下，对自己的身心也大有益处。

在此现实的现实中，笔者刻意去做一本以书写为特征的“信”的版本经眼录，其目的就在于：在人类被“虚拟”之前，去认真认识一下“书信”曾经有过各种形态，以及其中所包含的物质与精神，这种认识同样也具有另一种更高层次的“虚拟”，那是一种传统文化的精华所在，虽然是摸不着看不到的，但又确实是任何“虚拟”所无法抹煞的。

在民国时期的某个时段，出现过一大批以“书信”为体裁的著作版本，现在回过头来看，似有一股潮流，而这潮流的出现，正好应了“为我所用”之语，那是“书信”传递信息的黄金期。可以说，只要有点“文化”者，都以会写信或能写信为荣，在这种情势下，随之也便出现了很多书信的“范本”，或是为人提供“如何写信”、“如何写好信”的著作版本。更有不少标榜自我个性的名人，能以书写规范严谨的“尺牍”为荣，一时便成时尚。如何写好“尺牍”文体，一时间也便成了趋之若鹜的现象，顿时间出现了众多有关尺牍范本的版本，用如今的话说，就是“琳琅满目”！如以尺牍为例：它形式结构由起首、正文、结尾、落款和附言五部分组成，内在结构由依据、引申、归结三个层次组成，章法结构符合“起、承、转、合”之规律，而且还有着特殊的行格结构，即行文的抬行

虚格等书写格式……如今读来，简直会让人晕过去。比如，要表达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爱慕之意，用尺牍形式来书写，那么必须符合上述的规范与格式，洋洋洒洒，抬行虚格，最终还让人不知所云。而现代青年，用手机发一条短讯，三个字搞定：“我爱你！”多干脆和直截了当！绝对不会让对象产生“尺牍式的歧义”。然而，如果真的把尺牍搞清楚了，那么其他的任何书信形式都不在话下了！

在本书中，笔者把书信版本的各种形态归纳为七种，以七个章节进行叙述。这七个章节是：书信、书简、家书、情书、书札·手札·函件、书牍·尺牍·文牍、书信体文学作品。虽然完全可以再归纳得范围小些，但这样做的动因，主要是可以“还原”当时书信版本出版的大势，特别是书信、家书、情书这三种，现在留存在世的版本相当多，在本书中选择的虽只是其中的一部分，但起码具有一定的典型性，在“情书”章节中，把闻名于世的名著都收了进去，如《荷心》、《纪念碑》、《云鸥情书集》、《两地书》、《昨夜》等等。又如在“书简”章节中，收有《现代作家书简》、《鲁迅书简》、《西行书简》等不容易见到的版本。在一些章节中，还收有若干书信的范本或读本，以及教人如何写书信的应用性版本，在这些版本中大多收录有一些少为人知的“经典书信”，比如在《模范书信文读本》中，就刊登了一篇高长虹写给鲁迅的信，此信从此揭示了“高鲁之争”的序幕，这样的信在其他地方是很少能见的。

除了这些精彩的书信之外，还收有少量有关书写英文信的版本，精选了一些从书信原著翻译过来的版本，那是由外国人写、中国人译的另一种书信体裁。另外还有意识地收录了一些以书信体创作的文学作品，如书信体散文、书信体小说等。从中可以看出，书信体已经成为了一种能影响其他文学体裁的因素，在现代文学版本中相当耀眼。

说到这些，也便想起了在书信版本中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：书信的真假。所谓书信的“真”，就是指实有写信人，也实有受信人，比如胡适写给蔡元培，苏雪林写给胡适，高长虹写给鲁迅，写受两者确有其人，所谈内容确有其事，而且往往都是些很具史料价值的内容。所谓“假”，也便是写受两者以及所写内容均为“虚构”，可以说是作者的创作，但它在形态上确实又都是“信”，

而且所讲“事实”又都是社会现实，不过已与书信体的文学作品没有什么大的区别，有时这两者还真的很难加以区分。真假两信中的真信，一直受人关注，当今的收藏者自然不必说，就是在“文革”时期，也往往以真信为“枪”，从中挖出一些“子弹”，对着“牛鬼蛇神”一阵狂射，即便不死，也已经是遍体鳞伤了……真信啊，它所具有的两面性，简直让人既兴奋又痛苦！

在本书所收写真信的人物，属各色人等，其中有明清时的名人，如曾国藩、袁世凯；还有民国时的元老，如吴稚晖、张静江；更多的是著名作家和学者，如鲁迅、郭沫若、周作人、舒新城等；当然还有不少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人，这些人连姓名也未听说过，就像你我他。然而，他们因出版有书信集，而永远留存于世，其中包括了文字与照片。如从这点而言，从现在开始就写信，用笺纸写手迹真信，到一定时候结集出版，把自己的“生命”永远留存，生时健康长寿，死后“万寿无疆”！

当把这本书全部写完后，感到真的很有意思：把书信的各种体裁，把各种身份的写信人和受信人，把真的与假的书信等等，全部有机地“糅合”在一起，经一番“发酵”，也便产生一种“化学反应”，反应的结果，必然产生一种新的元素或物质，这元素与物质，就是传统文化的传承，对此能否领悟，只有靠读者自己了！

做这本《民国书信版本经眼录》，虽有“传承文化”的目的，但更多的还是一些“实用性”目的，比如由此提倡版本的“专题收藏”。为何要“专题收藏”？有不少人还弄不大懂，而是热衷于“垃圾式收藏”，只要见到的，不加选择地收进来，长此以往，财力不行，精力也不行。人的寿命与精力是有限的，要以有限的寿命与精力去做一件有成就的事，特别是收藏，唯一之途是“专题”，从专题的纵横面扩张，最后收缩到核心精华部分，一边赏玩，一边研究，正因为“专”，所以必然抛他者而前行，也必然自有“话语权”，更有了进一步深究的捷径。比如，对书信版本收藏，又如对日记版本收藏，又比如……只要认准目标一直走下去，终有成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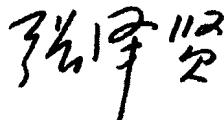
写此书的另一个“实用性”目的，是一种“延伸”形态，那就是要关注于书信中亲笔手迹的手札、函件、柬帖的收藏。此收藏现在已成热门，因为它所具

有的史料价值和经济价值之高，已经让人目瞪口呆，其中的价值利益，不言而喻已经成了新的“增长点”。在本书中，笔者也收集了一些名家的亲笔手迹影印件，其观赏价值要远比铅印文字高，无疑是一种艺术享受。笔者曾在北京出版多年的《现代作家手迹经眼录》中，介绍了众多现代作家的亲笔手迹，更是一种艺术的巡礼。在那本书的末尾，附有一篇《中国现代作家“纸头”谈屑》，读者如感兴趣的话，可以拿来一读。正当笔者写此书时，见到一则嘉德春季拍卖信息，讲到将拍卖具有史料价值的陈独秀写给胡适的书信多种。可惜在此书出版时，拍卖还没有最后结果，如读者也感兴趣的话，可以一直跟踪关注此项拍卖的最终价格，那一定也是很有震撼力的。

总之，在“虚拟”的环境中，更需要找到实实在在的事物，否则人是会无所依从的，一旦无所依从，也便会真正失去自我，如再想找回，那已经很不容易了。

因此，必须牢牢抓住所有实体，而这本《民国书信版本经眼录》，则是应抓住的第一个实体，否则它就会永远地消失：除了信，还有你！

是为自序



2009年5月22日于上海浦东犬圈斋

补记：在自序中，笔者提及在北京嘉德2009春季拍卖会上，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13通27页的拍卖信息，5月31日有了拍卖的最终结果：这批信札起拍价为150万元人民币，经轮番竞价，最终以554.4万元人民币成交。如以“页”计，每页达20.53万元人民币，让人惊叹不已。可见，这批时代并不久远的信札，饱含着何等珍贵的历史价值与文献价值啊！

2009年6月27日